

## 临平史话

## 独山

独山，一名钵孟山，又名金盞山，是崇贤境内唯一一座山。山不高不大，却蜚声于世。杭州有名字奇异的四座山——皞山、寡山、孤山、独山。皞、寡、孤、独，为何以此四字命名？山皆是小山，但环顾四周只此高地，略显孤独之余，更透着优越感。比如孤山，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，海拔仅38米，隐于江湖烟雨，却日见璀璨，声隆天下。而独山，海拔82米，属寂寂无名之山，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。嘉靖《仁和县志》载：“独山去县北三十里大云乡，高出一方，旁无别山，故名。每出云，晴则雨，雨则晴。里人占之，屡验。下瞰横溪，回环皆水荡。九夏，则下者菱芡，高者桑麻禾稻。紫迥错间，如云锦

然，一方胜景也。”山光水色，地阜物丰，“云锦”一词令独山风光跃然纸上。独山有横溪别墅，是太学生孙公颖的居所。

独山还有万玉轩。万玉轩是元朝宣政院同知陆谷营之孙陆秉中的隐居之所。陆秉中，字孟言，仁和人，世居独山。据《武林文献》载：“祖，元宣政同知。”陆谷营致仕还乡，就在独山“依山构屋，凿翠架岩”，并且四季花卉灼灼其华。后兵燹祸乱，房屋损毁，却有老梅数十百本幸存。陆秉中复筑屋室，隐居其中。陆秉中人称处士，即不入仕的读书人，《武林文献》说他“性不喜浮靡，端凝雅素，有儒者风”。

张栝是南宋名臣张浚之后，永乐九年举人。他在《万玉轩记》中

写道：“自言梅有处士之操，君子之德，君子比德于玉。”故名其室曰“万玉轩”。张栝又写道：“水陆竹木之花，洁白而清贞，格高而韵胜者，其惟梅乎？得先天之一气，魁众芳而首万汇，故古人多好尚之焉。”“孟言遂筑室其中，读书养晦，不慕荣进。当隆冬严寒时，万木僵立，梅独含英吐葩，与雪月争妍。琼林珠树，错落璀璨，映带左右。”宾客日填于门，独山一时文气氲氲。处士夏与诚到独山赏梅访友时作《为友人陆秉中题万玉轩》：“暗香疏影句能传，暮景空林色倍妍。琼馆梦回春似海，琪园坐对日如年。娟娟霜月将三五，粲粲冰花逾十千。独鹤归来风动处，霓裳小队舞群仙。”

## 话说干河埕弄

旧时的临平镇，街路呈T字型。以陡门口为交接处，向东为东大街，朝西为西大街，往北为北大街。北大街犹如人体的大动脉，背街的里弄小巷是毛细血管。从陡门口往北走，有前横弄、后横弄、缸髻弄、干河埕弄、北庙弄……在这些“毛细血管”中，干河埕弄是最长的一条。干河埕弄的“埕”字，读hàn，现已更名为史家埭路。

如今，临平的路牌上没有干河埕弄的标识，若有人问它在何处，不少人会摇头说“不知道”。那么干河埕弄究竟在哪里？查阅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临平镇志》第二章第一节“临平镇已定名里弄一览表”有详细介绍：“干河埕弄东西走向，从萧家弄至北大街，长415米，宽5米，为临平镇最长最宽的一条弄堂。”确切说来，现今街心公园南侧的一条小路便是，东连东湖中路，西接北大街。

我家住在干河埕弄，因为这个“埕”字，有时会心生烦恼。譬如，春和景明的一天，久未谋面的江苏文友打来电话，乐滋滋地告诉我他有新作出版，让我告诉他通信地址，好邮寄一本过来。我一听，好事，便不假思索地将住址报了过去。

通完电话，我对文友邮寄新作一事也没太在意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手机响了，又是江苏文友打来的，说他寄给我的那本新书因“查无此地”被退回了。电话那头的他很生气：“临平没有干河埕弄呀，你怎么连自己家住哪儿都不知道呢？”

“糟了！”我暗暗骂自己，“年纪大了竟犯糊涂，干河埕弄已经更名为史家埭路，怎么老是讲旧地名？唉——”我赶紧向文友解释，不是故意所为，是生活久了在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。

还有件更烦心的事，干河埕弄的“埕”字在电脑里打不出来，凡证件上要留住址，旁人都用“罕”代替。这“埕”字难倒无数人，而我却不认同“罕”可通“埕”。为此，我专门查找资料，让“埕”回归本意。找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2002年版和2012年版），厚厚的两本词典里我查不到“埕”字，又查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，也查不到“埕”字。想来，这地名定是位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的老先生取的，竟无法找到出处。但我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碰到一位智者，他建议我查《康熙字典》。一查阅，我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

临平地处江南水乡，境内河港纵横，池塘星罗棋布。以河港而言，有上塘河，还有下塘河。上塘河久负盛名，而下塘河知之者不多。其实，下塘河也有灌溉、航运、排涝等功能。南宋庆元年间，重修临平石筑，在临平镇中建陡门，东西向的上塘河连通南北向的下塘河。下塘河的走向与北大街大致相同，流经现在的交通大厦位置，再与京杭大运河相连，一路流经下塘河，又与下河、水车河、史家埭河、北庙河等贯通。而史家埭河的尾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失去原有的水利功能，慢慢干涸成为旱地。于是，人们在此建房，开店，生活。

店多隆市，这里成为仅次于陡门口的商贸之地，自然也就有了干河埕弄的地名。

我记得，干河埕弄里多深宅。青砖、黛瓦、粉墙、木门，在时光的风雨中变得斑驳陆离。“斑驳疏影醉马墙，摇曳婆娑诉过往”，那些流传的故事印证了干河埕弄厚重的人文底蕴。

现在，我家的东侧是酿造厂宿舍，旧时是翟恒泰酱园生产作坊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翟恒泰酱园老板翟永福从彭家埠来到临平，开酱园专做酱油、酱菜生意，同时在北大街、东大街、西大街和庙前街设销售门店。酱油，又称太油，色浓味鲜。酱菜品种多样，有什锦菜、酱瓜、酱萝卜、醋大蒜、腐乳等。翟恒泰酱园恪守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，又以批零兼营、方便买卖的经营方式招揽顾客，逐渐在临平站稳脚跟，后来扩大经营范围，生产黄酒、熟地酒等。翟恒泰酱园揭示了临平晚清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。现如今建了一个缸髻弄口袋公园，让市民休憩的同时追忆这段历史。

干河埕弄西侧，靠近北大街有一处高墙深院，是康家私宅。康一全（1890—1942年），创办临平女子初级小学，因开临平女子上学之先河而名载史册。

康一全先生就读于上海理化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回到故乡，在临平文昌阁小学（临平一小前身）任教。当时，文昌阁小学只招男生。康一全认为男女生可同校读书，但校方不愿易辙改弦。1924年，康一全在干河埕弄私宅里创办临平女子初级小学，招收女生30人，开设国语、算术、历史、图画、音乐、刺绣、烹调等课程。1928年，临平女子初级小学并入临平文昌阁小学，由康一全任校长，破除男女不能同校的封建教育制度樊篱。

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，干河埕弄与时代同频共振。弄堂西端，借北大街商贸黄金地段的优势，开办影楼、饭店、布店、五金店等，顾客盈门，热闹非凡。

坐落弄堂东面的临平针织服装厂，不时有新产品问世。有一年初秋，临平针织服装厂开发出几款独具休闲运动气息的卫衣外套，深受消费者喜爱，许多客商慕名前来订货。后来，临平针织服装厂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、浙江省基地建设公司联营，成为县首家工贸型联营企业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临平加快城市建设步伐。史家埭路拆迁，建街心公园，面积约1.7公顷。位于街心公园南侧的干河埕弄住宅老旧，政府决定对其进行改造。当我家回迁至原干河埕弄时，发现环境面貌大变样，最令我高兴的是离家不远处立了一尊俞樾石像，能与清末国学大师俞樾为邻不枉此生。

自此，干河埕弄地名不再，史家埭路新增街心公园，推窗见绿，出门见景，花开不倦，岁月静好。见此情此景，我想，我们不能忘却干河埕弄的历史，以及那段历史里的故事。



独山位于崇贤街道龙旋村，海拔仅82米，山上树木葱茏 何禹能/摄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下乡到三联大队。干了几年农活后，大队书记认为我表现不错，推荐我去村校当老师。学校初中仅设一个班，五个自然村的子弟都集中在这个班。那年的清明节，学校组织师生祭扫革命烈士墓。哪里有烈士墓？独山。虽抬头便见独山，但那时我对独山的了解一片空白。当天，师生排着队从村里出发，绕独山步行一圈，总计七八里路。到了独山，见一水泥浇筑的圆形墓，墓前立一青石碑，上刻：郭彬烈士墓。郭彬，江苏省人。解放初期，余杭县、杭县剿匪反霸斗争形势严峻。1949年7月，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直属工作队郭彬、刘维申、董代孝在杭县五西区开辟农村工作，郭彬任平泾乡乡长。年轻的乡长，长枪换成了驳壳枪（一种装在木盒子里的手枪，当地人唤作“木壳枪”）。他带着通信员，背着木壳枪，走村入户，发动群众斗地主。当时，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肃清，活动频繁，袭击乡政府，劫杀工作人员时有发生。郭彬要下乡工作的情报已为敌人侦知。从独山过来的横溪，流经三家村，石桥横跨于河上，这是郭乡长去平泾的必经之路。天很热，桥两岸有人在吃风凉饭，有人摇着蒲扇在乘凉，河埠头有人在擦身，一切如常。然而杀

机却隐藏在这夏日黄昏的祥和氛围中。郭乡长带着通信员刚走上石桥，桥头就出现了举枪的敌人。郭乡长立即举枪准备反击，谁知哑弹。战机稍纵即逝，郭乡长纵身跃入河中。敌人一阵扫射，郭彬不幸牺牲。

去过独山的，大多知道独山中学。当教师后，我上完课没事，就去独山中学转转。独山中学是沾桥公社正经八百的中学。独山中学在独山之阳，门口有条河，水草丰茂。划船和撸船在河里追逐，有时是敲锣打鼓彩旗飘扬的婚船，见有船交汇，便把喜糖撒过去，一时河面上一团喜气。桥是平桥，一座漂亮的花岗石桥，四根直立的石柱。过了桥，是学校操场。记得独山中学有位老师叫祝建新，人称“阿三”，是鸭兰村的一位知识青年，教体育。哨子一吹，学生们立正，稍息，祝老师示范发球，然后一边凉快去。听说祝老师后来进了杭州钢铁厂，生意做得蛮好。在独山中学，还有一位漂亮老师叫吴梅丽，是沾桥街上的居民。吴梅丽毕业于塘栖中学，后来考上了汽车技校。

前几年，春夏之交，一位朋友拉我去龙旋村。村委书记张娟邀我就龙旋村的发展建设谈谈看法。那些年，我走过一些地方，也思考过乡村旅游建设等问题。如何利用当地风物、地理和人文寻找突破口，建设新农

村，我以为是龙旋村发展的思维走向。我谈了很多，张娟耐心倾听作沉吟状。龙旋村的资源摆在那里，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开发。突然我看到窗外有白鹭的身影，就走到屋外去看。原来独山就在眼前，仅一路之隔。山上阴阴夏木，风日晴和，千百只白鹭翔舞。我一时看呆了，这一幕也让我想起了一个靠吸引白鹭发财致富的真实故事。一位农民承包了一大片水塘养鱼，但没收成，鱼都被白鹭叼走了。农民见对面有一高土丘，土丘上种了许多树，便在水里拉了一条数十米长的水道，天天往水道里放鱼，白鹭果然天天来吃鱼。成群白鹭飞舞、起降、追逐的画面遂成一道靓丽风景，许多爱鸟和鸟类摄影者蜂拥而至。于是，他卖起了门票，开起了农家乐……

张岱在《西湖梦寻》里写道：“水黑曰卢，不流曰奴，山不连陵曰孤。梅花屿介于二湖之间，四面岩峦，一无所丽，故曰孤也。”孤山有那么多景观，放鹤亭、林和靖墓、西泠印社、玛瑙坡、一眼泉水、文澜阁、中山公园、清行宫、敬一书院、秋瑾墓、六一泉、苏曼殊墓园、半壁亭等，如今誉满天下，重要的是多个时期的悉心营造。山水固然重要，但山水之魂在于人文，人文是点睛之笔。独山史上，有横溪别墅，有万玉轩，山水依旧，想来独山应有更好的发展。如此，时代有幸，独山幸甚。

吴坚奋

胡建伟

